

走马天下

格瓦斯

□小茹

我第一次喝格瓦斯,是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波特曼西餐厅。

哈尔滨比邻俄罗斯,当地有很多正宗的俄罗斯餐馆,在哈尔滨吃一顿俄罗斯西餐,成为旅游项目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那天,我们点了店里的主打菜罐焖羊肉和罐焖虾,还点了一种盛行于俄罗斯的饮料,这种饮料的名字就叫:格瓦斯。

格瓦斯是音译,在俄语里的意思是:发酵。顾名思义,这种饮料是用面包干发酵酿制而成,因此也被叫做:液体面包。

看上去,颜色同啤酒差不多,虽是饮料,却含低度酒精,不过1%的酒精含量,对酒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对我这个平日滴酒不沾的人来说,喝下大半杯格瓦斯后,脸颊还是悄悄酡红了。

那天餐厅里有俄罗斯歌手驻唱,于微醺的状态下听俄罗斯老歌,情调倒是瞬间拉满格,梦幻而有味的歌声,久久难忘。

近些日子,拜读了契诃夫的戏剧全集。发现格瓦斯同伏特加一样,是俄罗斯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

《熊》是契诃夫的一出独幕喜剧。《熊》里的“熊”,指的是“粗人”,即举止粗鲁没有礼貌的人。波波娃是一位富商的遗孀。有一天,地主史米耳诺夫来找波波娃,请她偿还她丈夫生前的欠债一千两百卢布。波波娃说手头没钱,史米耳诺夫不由分说同她争吵起来,波波娃生气得冲着他骂:“熊!熊!熊!”史米耳诺夫气得跳脚大骂:“……我气得心呀肝的全在打哆嗦,气都出不来了……”狠狠骂过一通后,史米耳诺夫朝波波娃的老马夫说:“给我点儿格瓦斯,要不就水也成!”骂干了嘴巴的史米耳诺夫急需一杯格瓦斯或者水来润润喉。有趣的是,史米耳诺夫喝过水之后,同波波娃又针锋相对地对骂了一阵,然后史米耳诺夫又命令波波娃的老马夫道:“一杯伏特加!”瞧,能量补给升级了。由此可见,诸如饮料酒水这些微不起眼的小道具,在戏剧中什么时候出场都是有讲究的。一个细节往往决定了一出戏的质量。

提到格瓦斯,记得当年读木心的《云雀叫了一整天》,里头有首小诗名字就叫《格瓦斯》:“1959年/北京/莫斯科餐厅/吃罢通心粉,奥洛夫小牛肉/添了一杯格瓦斯/在俄国小说中、苏联电影中/屡常见闻过格瓦斯/灰褐色,凉凉的,涩/一点也不好吃/平民性格,刚毅木讷/不仅爱,而且是爱上了/我们是小说的儿子/我们是电影的儿子/我们将要什么都不是了/想喝格瓦斯也喝不到了/人也在美国二十四年了。”木心曾经不觉格瓦斯好吃,但昔年在莫斯科餐厅喝着格瓦斯的场景,还是叫后来漂泊异国乡愁满腹的他无限怀想了。味蕾引发的岁月惆怅,这种感触我们也时时会有。拥有时的普普通通,到失去时才恍然那是限定时间的美味。一杯格瓦斯,凝固了莫斯科餐厅的一段时光回想。

说起来,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饮食文化,格瓦斯之于俄罗斯,借用普希金在巨著《叶甫盖尼·奥涅金》里说的就是:“他们需要格瓦斯,就像需要空气一样。”



红头长尾山雀 从然

月满半坡

□毛文文

半坡有凸凹的磁场
渗出深浅不一的宁静
月光的引诱是隐秘的引力
半坡上的恋人
若隐若现,她依偎他
月光抚摸逝水

有一座孤岛被鸟鸣叨回
另一层天空的云朵
隐没于远处簇拥的大树

半坡看到飞鸟的双翼
打开月光的涟漪

一根树枝,在命名的独木舟上
两个影子晃动,跌下——
失去爱情,半坡的月色
仍旧有圆满的轮廓

紫琅诗会

遗民阅报

□苏枕书

嘉庐君:

见信好。窗外新绿的树丛里传来黄莺婉转的歌声,昔人谓此曰《法华经》。早就想给你回信,却一味拖延,因为提笔总无言以对,没有什么合适的安慰。前几天读到本地报纸上一位大学生的投稿,说此时此刻世界上居然正在发生战争,自己既不想在网络平台跟着转发一些人云亦云的表态,也无法安心沉默,内心总被无力感与自责感折磨。该怎么办好?他决定留下自己的记录,“如果这些记录可以留给后来的人看”。我对这一切也不感到意外,但还是觉得自己之前怀着的很多希望都显得过于乐观。

搬家转眼已有两月,回家路上有一段起伏的长巷,正迎着大文字山,两边人家门前植物纷错,道路尽头的青山仿佛近在咫尺。满目柔绿中点缀着几团如雾如纱的紫色与白色,大概是山藤和四照花。走在这段路上,呼吸的节奏会格外平缓,好像自己就住在那美丽的山树山花中似的。我家没有电视,为了掌握本地社会、生活的更多信息,近来决定订阅一份报纸。当然更直接的启发是偶尔看到了图书室保存的前代学者留下的旧剪报——纸张还是比网页可靠一些,总想起张爱玲晚年那张举着当日报纸的照片。这些年日本的报刊行业也严重衰退,电车里很少有人看报,无论老少都捧着手机。这里也有本地报纸,《京都新闻》,当年古书店那本书出版,还有记者来采访,文章刊在晚报(夕刊)上。此外就是《朝日》《读卖》《每日》《产经》《日经》这五家大报。在下决定之前,先选了《京都新闻》和《朝日新闻》为期半个月的试阅版。几天下来就清楚感受到两种

报纸的差别,本地报纸当然有更丰富的本地新闻,但时评、报道的水平显然不如《朝日》,因此我很大可能会订《朝日》。旧报纸还可以拿来练字,如果我足够勤劳的话。

这学期一周有三天要起早出门上课,始发站有座位,刚好可以看报纸。早班车内绝大多数是男人,在同一节车厢很容易遇到脸熟的乘客。有一位衣装精致的白发老人总拿一本数独册做题;一位中年人格外迷恋玩消消乐,一落座就拼命戳手机屏幕;还有青年单手持电脑,争分夺秒做表格。我掏出报纸,最近头版一般都是俄乌战况,下方是历史久远的社评专栏“天声人语”,凝练的几百字短文,经常被当作初高中生的阅读理解题,学生们也会拿来当范文。上周这里的大新闻是吉野家常务董事伊东正明侮辱女性的言论,我看了报纸才知道。这位常务被早稻田大学请去上面向大众的付费课程,学费很不便宜。谁知他在第一节课上就大谈“少女牛肉饭中毒战略”,宣称要让“刚从乡下进城、还分不清左右的年轻姑娘在还是纯洁处女的时候对牛肉饭中毒”,在场学生无不惊呆,很快就上了热搜,这在日本叫“炎上”。社评云:“刚做记者那会儿,外派美国、香港时也常去吉野家。宣传语说‘美味、便宜、迅捷’,正是记者的好朋友。这番暴言,让多年来的老粉丝都不想再去了。”但“天声人语”自1904年连载以来,撰稿人都是男性。早期是多人执笔,战后是一人担纲。当年内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闻社工作时,就是“天声人语”的作者之一。好像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仿佛社评就应该是男人写似的,日本实在是过于讲究各司其职的国度。

吉野家反应还算迅速,很快宣布撤销伊东正明一切职务。但事后切割顶多算狼狽救火,年轻人不那么容易买账。说来还是日本的男人一向被捧着,生活太舒心,很不解怎么网民这么不宽容,纷纷呼吁牛肉饭并没有错,不要一棍子打翻整个品牌。

此前在别国早已习惯过的“我也是”风潮,最近总算在日本燃起了几簇火焰。先是电影界的女性演员站出来指明业内欺压女性的导演,接着文学界也陆续有新爆料,可惜站出来的个体有很强的“孤岛感”,很难连接成整体,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反响。我怀疑自己的感受有偏差,与本地友人谈起来,一位曾经在影视界工作过的朋友说,小圈子内不仅性别问题严重,上级对下属的剥削、打压也非常普遍:“工会太弱势了,没有工会怎么行呢?年轻人就是奴隶!”这位朋友开了一间旧书店,离我新家很近,休息日经常去店里闲逛。透过架上的书籍主题,很容易看清他的取向:左翼运动、平民饮食、少数民族裔、被歧视群体……他也经常主动聊起这些话题,仿佛是为架上的书籍作注。

前几天在电车里翻报纸时,偶然瞥见窗外巨大的广告灯箱,“遗民之味”——心里一动。当然,其实是“道民”“北海道住民”的意思,是一家北海道餐馆。这一瞬的错眼恍惚,供你一笑。

听说前日上海风雨大作,故乡一切都好?此刻这里也是狂风暴雨,昨天刚在小院里种下的丝瓜种子可能已被冲跑。时候已不早,先写到这里,盼你常来信。

松如
桐月廿六